

酒後主語

豈明

九 鄉村與道教思想

改良鄉村的最大阻力，便在鄉人們自身的舊思想，這舊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

所謂道教，不是指老子的道家者流，乃是指有張天師做教主，有道士們做祭司的，太上老君派的拜物教。平常講中國宗教的人，總說有儒釋道三教，其實儒教的綱常早已崩壞，佛教也只賸了輪迴因果幾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還流行民間，支配國民思想的已經完全是道教的勢力了。我們不滿意于「儒教」，說他貽害中國，這話雖非全無理由，但照事實看來，中國人的確都是道教徒了。幾個「業儒」的士類還是子曰詩云的亂說，他的守護神實在已非孔孟，却是梓潼帝君伏魔大帝這些東西了。在沒有士類來支撐門面的鄉村，這個情形自然更爲顯著。新隴雜誌裏說，在陝西甘肅住的人民總忘不了皇帝，「你碰見他們，他們不是問道，紫微星什麼時候下

凡，就是問道，徐世昌坐江山坐得好不好？」我想他們的保皇思想，並不是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或「三月無君則弔」這些經訓上得來的，他們的根據便只在「真命天子」這句話。這是玄穹高上帝派來的，是紫微星彌勒佛下凡的，所以纔如此尊重！中國鄉村的人佩服皇帝，是的確的，但說他全由儒教影響，是不的確的。他們的教主不是講春秋大義的孔夫子，却是那預言天下從此太平的陳搏老祖。

我常看見宋學家的家庭裏，生員的兒子打舉人的父親，打了之後，兩個人還各以儒業自命，所以我說儒教的綱常本已崩壞了。在鄉村裏，自然更不消說。鄉間有一種俗劇，名叫目連戲，其中有一節曰張蠻打爹，張蠻的爹說，「從前我打爹的時候，爹逃就完了，現在他打我，我逃他還追哩。」這很可以表示民間道德的頹廢了。可是一面「慎終追遠」却頗考究，對於嗣續問題尤爲注意，不但有一種產業的如此，便是「從手到口」的窮朋友，也是一樣用心。新生活二十八期的「一個可憐

的老頭子」裏，老人做了苦工養活他的不孝的兒子，他的理由是「倘若逐了他出去，將來我死的時候那個燒錢紙給我呢？」孔子原是說「祭如在」，但後來儒業的人已多回到道教的精靈崇拜上去，怕若敖氏鬼的受餓了。鄉村的嗣續問題，完全是死後生活的問題，與族姓血統這些大道理別無關係了。

此外還有許多道教思想的惡影響，因為相信鬼神魔術奇跡等事，造成的各種惡果，如教案，假皇帝，燒洋學堂，反抗防疫以及統計調查，打拳械鬪，煉丹種蠱，符咒治病種種，都很明顯，可以不必多說了。但有一件事，從前無論那個愚民政策的皇帝都不能做到，却給道教思想製造成功的，便是相信「命」與「氣運」。他們既然相信五星聯珠是太平之兆，又相信紫微星已經下凡，那時同他們講民主政治，講政府為人民之公僕，他們那里能夠理解？又如相信資本家都是財神轉世，自己的窮苦因為命裏缺金，那又怎敢對於他們有不平呢？項羽亡秦，並不因他有重瞳異相的緣故，實在只為，他說

「彼可取而代之！」把自己和秦始皇一樣看待，皇帝的威嚴就消滅了。中國現在到處是大亂之源，却不怕他發作，便因為有這「命」的迷信。人相信命，便自然安分，不會犯上作亂，却也不會進取；「上等社會」的人可以高枕無憂，但是想全部的或部分的改造社會的人的努力，却也多是徒勞，不會有什麼成績了。

以上是我對於鄉人的思想的一點意見，至於解決的方法，却還沒有想出。就原始的拜物教的變遷看來，有兩條路：其一，發達上去，進為一神的宗教；其二，被科學思想壓倒，漸歸消滅。所以有人根據了第一條路，想用基督教來消納他，這原是很好的方法，但相差太遠，不易融化，不過改頭換面，將多神分配作教門聖徒，事實上還是舊日的信仰。第二條路更是徹底了，可是灌輸科學思想的方法很有應該研究的地方，須得專門的人出來幫助，這一篇裏不能說了。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八日，在北京。（新生活第三十九期）

上文是六年前所寫，那一天正是長辛店大戰，槍砲

聲震天，我還記得很清楚，至於這是誰和誰打，可是忘記了，因為京畿戰爭是那麼多，那麼改變得快。什麼都變得快，新生活也早已停刊了，所沒有改變的就只是國民的道教思想。我以前曾指出禮教的根本由於性的恐怖之迷信，即出於薩滿教，那麼現今軍閥學者所共同提倡的實在也就是道教思想，我拿出舊稿來看，彷彿覺得是今天做的，所以忍不住要重登他一回。不過我的意思略有變更，覺得上文末尾所說的兩種辦法都是不可能的。我要改正的是，「澈底」是決沒有的事，傳教式的科學運動是沒有用的，最好的方法還只是普及教育，訴諸國民的理性。所可惜者，現今教育之發展理性的力量似乎不很可信，而國民的理性也很少發展的希望。我不禁想起英國弗來則（Friszier）教授著普須該的工作（Fryche's Task）裏的社會人類學的範圍文中的話來，要抄錄地幾句。社會人類學亦稱文化人類學，是專研究禮教與傳說這一類的學問，據他說研究有兩方面，其一是野蠻人的風俗思想，其二是文明國的民俗。他說明現代文明國的

民俗大都即是古代蠻風之遺留，也即是現今野蠻風俗的變相，因為大多數的文明衣冠的人物在心裏還依舊是個野蠻。他說：

我現在所想說明的是，為什麼在有可以得到知識的機會之人民中間，會有那各種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迷信遺留著。這理由是如此：那些高等思想，常是發生於上層，還未能從最高級一直浸潤到最下級的心裏。這種浸潤大抵是緩慢的，到得新思想達到底層的時候，（倘若果真能夠達到，）那也已變成古舊，在上層又另換了別的了。假如我們能夠把兩個同國同時代但是智力相反的人的頭揭開來，看一看他們的思想，那恐怕是截不相同，好像是兩個種族的人。有一句話說得好，人類是梯隊式地前進，這就是說，他們的行列不是橫排的，但是一個個的散行進行，大家跟著首領都有若干不同的距離。這不但是民族中間如此，便是同國同時代的個人中間也是這樣的。正如一個民族時常追過同時的別民族，在同一國家內一個人也不斷地越過他的同僚，結果

是凡能脫去迷信的拘束者成爲民族中的最先進的人，一般走不快的則還是讓迷信壓在他的背上，鎖住他的脚。我們現在丟開譬喻，直說起來，迷信之所以遺留者，因爲這些雖然已使國內的明白人感到憎惡，但與別一部分的人的思想感情還正相諧合，他們雖被上等的同胞訓練過，有了文明的外表，在心裏還仍舊是一個野蠻。所以，例如那些對於大逆及魔術的野蠻刑罰，凶惡的奴制，在這個國裏，直到近代還容許著。這些遺風何以分作兩類，即是公的或私的，換言之，即見這是規定在法律內，或是私下施行，無論是否法律所默許。我剛才所舉的例是屬於前項的。沒有多久，巫在英國還是當衆活焚，叛逆者當衆剖腹，蓄奴當作合法制度，還留在得長久一點。這種公的迷信的真性質不容易被人發見，正因爲他是公的，所以直到被進步的潮流所掃去爲止，總有許多入擁護這些迷信，以爲是保安上必要的制度，爲神與人的法律所贊許的。

普通所謂民俗學，却大抵是以私的迷信爲限。在文

明國裏最有教育的人，平常幾乎不知道有多少這樣野蠻的遺風餘留在他的門口。到了上世紀這才有入發見，特別因了德國格林兄弟的努力。自此以後就歐洲農民階級進行統系的研究，遂發見驚人的事實，各文明國的一局分——即使不是大多數——的人民，其智力仍在野蠻狀態之中，即文化社會的表面已爲迷信所毀壞。只有因了他的特殊研究而去調查這個事件的人，才會知道我們脚下的地已被不可見之力洞穿得多麼深了。我們似乎是站在火山之上，隨時都會噴出烟和火來，把若干代的人辛苦造成的古文化的宮闕亭院完全破滅。勒南(Renan)在看了巴斯多木的希臘廢廟之後，再與義大利農民的醜穢蠻野相比，說道，「我真替文明發抖，看見他是這樣的有限的建立在這樣薄弱的基礎上，單依靠著這樣少數的個人，即使是在這文明主宰的地方。」

倘若我們審查這些爲我國民所沈默而堅定地執守住的迷信，我們將大吃一驚，發見那生命最長久的正是那最古老最荒唐的迷信，至于雖是同樣地謬誤却較爲近

代，較爲優良的，則更容易爲民衆所忘却。……」

夠了，抄下去怕要太長了。總之，照他這樣說來，民衆終是迷信的信徒，是不容易濟度的。弗來則教授又說，

「實際上，無論我們怎樣地把他變妝，人類的政治總時常而且隨處在根本上是貴族的（案我很想照語原譯作「賢治的」。）任使如何運用政治的把戲總不能避免這個自然律。表面上無論怎樣，愚鈍的多數結局是跟聰敏的少數人走。這是民族的得救，進步的秘密。高等的人智指揮低等的，正如人類的智慧使他能制伏動物。我並不是說社會的趨向是靠著那些名義上的總督，王，政治家，立法者。人類的真的主宰是發展知識的思想家，因爲正如憑了他的高等的知識，並非高等的強力，人類主宰一切的動物一樣，所以在人類中間，這也是那知識，指導管轄社會的所有的力。……」

這或者是唯一的安慰與希望罷。民國十五年十月二日，時北京無戰爭。

小品

江紹原

（十六） 不僅「名禮」

白虎通義又云：

名或兼或單何，示非一也。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或依其事，旁其形；故名或兼或單也。依其事者，若后稷是也；棄之，因名爲棄也。旁其形者，孔子首癩丘山，故名爲丘。

關於「聽其聲，以律定其名」，陳立疏曰，「易是類謀云，吹律卜名，是以律定名也。」我讀後想起大戴禮保傳篇裏的

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錒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乃卜名……

因取戴玉環女士的集注一查，又見下文（孔廣森補注）：

古者樂官吹軍聲以詔吉凶，鼓琴瑟以奠世繫。至漢猶傳吹律定姓之法。

吹律卜名與吹律定姓，其詳尙可考見否，我不得而知。

我所敢說的，是：先民不論貴賤，必定都對於小兒下地時的哭聲，非常注意的諦聽，因他們相信小兒將來的命運，性情等等，是可以從哭聲測知的。

關於孔子的名，陳立疏云，『史記孔子世家，顏氏女禱于尼邱，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索隱圩頂言頂上廡也。爾雅釋丘，四方而高曰丘。是孔子首四方高，中央下，有似于丘，故取名焉。』孔子的頭形尙可得而「考」否，我也不知。但是先民們對於初生嬰兒各部分的完缺與形狀，我敢說必定也是非常的注意審視，以爲從那些現象上面，可以預卜小兒將來的壽夭窮通，與夫他們對於家族社會的影響是好是壞。

且看左傳宣公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

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其後子越椒果殺其同氏之領袖，并舉兵叛楚，事敗，若敖氏遂被滅。

「熊虎之狀，豺狼之聲」，頗許是指子越初生時的相貌與哭聲，雖則我不願意肯定此點。左傳文公元年云，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不以爲然的理由之一，是說商臣「豨目而豺聲，忍人也」。如其年稍長而有豺聲尙被認爲忍人，則墜地時卽出此聲者，必更見惡於父母鄉黨。下面的以啼聲等現象卜兒吉凶法，其著錄的時代固然很晚，就起源怕竟在左史之前。唐人孫思邈千金翼方卷十一曰：

相兒命長短法

兒生枕骨不成者能言而死

膝骨不成者能倨而死

掌骨不成者能扶伏而死

踵骨不成者能行而死 Etc., etc.

相法甚博，略述十數條而已：——

兒初生額上有旋毛者當早貴妨父母

兒初生陰大而與身色同者成人

兒初生叫聲連延相屬者壽

聲絕而復揚急者不壽……

兒初生日視不正數動者大非佳人……

兒初生髮稀少者強不聽人……

兒初生頭毛不周匝者不成人

啼聲散不成人

啼聲深不成人 Etc. etc

謹案：吾輩「後民」中固有「高等華人」與非高等

華人之別，然先民中又豈能無有呢。上述以兒初生啼聲

定其天壽之法，其初必係一般先民中口耳相傳之成說。

迨高等先民出現，乃有所謂通人（『哲學家』者取而發

明光大之。大戴文王官人篇所云，即其一證。

此篇述在上者對於下民的心志有六種觀察法。其第

三——「視中」——法曰：

誠在其中，此見於外；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

占其大。以其聲，處其氣。初氣主物（盧氏云，謂

物在於胞胎），物生有聲（戴女士引正蒙云「聲者形

氣相亂而成，故聞其聲而知其受氣之厚薄，而賢愚

可鑿也」）。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有好有惡，

咸發於聲也。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

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斯醜。心氣寬柔

者，其聲溫好。信氣中易；義氣時疏；智氣簡備；

勇氣壯直。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

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占其後，以其見占其隱，以

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中也。

愛講什麼“Confucian psychology”的衛西琴博

士必定歡迎上面的那一篇「哲理」。

十七 今日，覺禮

天津于鶴年君來函云：

敝處有一風俗，足供攷究覺禮之參考。天津劇場以

舊歷正月一日為開始營業日。營業時間較平日早三

二小時，約在上午九十點鐘，因除夕一夜未睡，須于散劇後酣眠也。開演之前，有扮武士者四人登台，各執爆竹一串，繞台一周；又取活鷄一隻，扭斷其頸，以其血灑于台之四周。以後乃正式演劇。此風現在尙存，亦許數年來已消滅，以數年來未入劇場也。先生久居北京，亦請順便一查，想無大異。

據余上沅先生說，這一類的習俗，侗厚齋先生一定知道的最仔細。我沒有見過侗先生，但余先生經允爲介紹，結果容我在小品裏報告。

關於數月前我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的古代的饋禮，請于君和旁人允許我提一兩句話：那篇文我不久要重寫過；費與「血祭」，特別是費與所謂“Foundation sacrifice”的關聯彼時應該點明。

十八 從戲園到妓院

若干年前我從北京日報的消閒錄會看見下面的一條記載：

北京妓院，新年開張時，照例在門上掛許多奇怪的東西。南班北班，所用的東西不同；最奇的莫過於豬心豬肚豬腸。相傳它們能迷游客之心，爲妓院招財進寶之一術。

那段記事本不長，我當初又沒有看清。現在回憶起來，只得以上一個大概。所用豬心豬腸是實物還是紙造的，也記不清了。有哪一位熱心人肯把這個習俗詳細寫出寄來給我？除去它自身的意義之外，說不定它對於我正研究着的「秋祀門，祭先肝」（月令），能有或種的帮助。唐突古人之罪，所不敢辭！

（十九）

下面是現代希臘的幾種迷信。

「造住房或任何他種建築物的中間，要慎重的考慮到這個問題：怎樣可以使基地上原有的精靈不覺得被冒犯，並且誘他爲新屋作守神。於是有殺牲以祭的事。這種「平安祭」（案：此乃希伯來人的術語）是用一隻牛，一隻小羊，一隻公羊，或是用一隻公

鷄（有時用一隻母鷄和她的雛鷄，但較不常見。）全視建築品的性質與業主的力量而定。牲以黑色的，為最適用，猶如古時的祭地祇。照某某兩地的風俗，選定的牲須送到基地去，在那裏被人把喉嚨管割開，讓血流在基石上，然後將遺軀埋於其下。在另幾處地方，以牲血在基石上畫一十字形，即可了事。……

……甚至於在現在，衆人中還有一種強固的信心：欲保房屋穩固，用牲不如用人。這事在良心上是說不過的，然幸而人從「同感式法術」的原則推得一種解決，使他們既不必真殺人，也不必竟把相傳的禮完全廢棄。取一個男子或女子——最好是仇敵；但倉卒間如其得不到，則可以如希臘某權威所云，「為做好事起見，」隨便找一個將死的老年人——的一根髮或一片爪甲，衣服上的一塊布條，或他的一隻舊鞋，也可用一根線或一根木條，但須與其人的足或全身等長，埋於新屋的基石下

面。這種手續，算是把人性獻給基地的精靈；被獻者在一年之內必死無疑，同用蠟爲他做一小模型然後用針穿它的心，是一樣的效驗。……

上面的兩節譯文，固然是所謂“Foundation sacrifice”的事例，然第二節此刻於我還有點旁的用處。

小品四云：

日前他見通天曉卷二引傳家寶云：

豎柱上梁，預防匠人，將柱之上下，梁之左右，安放卦棄頭髮，斷筋，壞墨，及諸鳥獸魚鼈魔魅物件。

某君急要曉得：此處說的頭髮，是指任何人的抑鬚指房主及其親屬的頭髮而言。博聞君子，勿吝教言。（以上見本年七月十七日口報副刊。）

今日把傳家寶與譯文第二節合看之後，覺得我們應該換個樣子問。

問題：

邦人在豎柱上梁時所以要預防匠人把棄髮放在柱之

上下，梁之左右，許不出兩個原因。(甲)將房主，房主親屬，或任何人的髮放在那裏，總不是好事：放的是房主或其親屬的髮，則其人不免於疾病死亡；旁人的髮被放在那裏，則其人死後爲祟，故亦於房主或住房人不利。(乙)豎柱上梁時，本須將旁人的髮偷來安放在那裏(或以祭守神，或即以其人的鬼爲屋守)，略如希臘的風俗；但匠人有時即自動或受他人收買，而利用這個機會，改放主人或其親屬的頭髮。所以主人的希望雖然昇害旁人以圖自己的房屋穩固，而實際的結果許是他自己反被匠人所害。傳家寶警告人預防的，是較簡單的(甲)乎，抑較複雜的(乙)乎？

上面的翻譯，原文見於周豈明先生惠借的 J. C. Lawson: *Modern Greek Folklore and Ancient Greek Religion*, pp. 264—265。我們已經去買傳家寶，將來也許能從這部書裏面，得到解決上述問題的資料。閱者如肯供給我們書本外的智識，我們尤其歡迎。

(111) *Gonia*「牛頭的人」

杭州的「河水鬼」。

頃爲吾妻轉述 J. C. Lawson 在希臘 *Santorini* 島 *Gonia* 地方采去的一個故事。她聽完後，接着就講杭州人「河水鬼」的傳說爲酬。茲并錄于下。

(1) *Bodokephalos* (牛頭的人)

昔者有一位公主和一個鄉間的窮女相約，假使將來她們出嫁之後，第一胎是一男一女，她們就結爲兒女親家。再巧沒有：後來她們是同日子歸的。二女久不生產，各禱於「至聖女」(*Panagia* 即聖母馬理亞)：公主求一個孩子，那怕是女孩子；鄉下的大娘求子，那怕他只一半像人。她們的祈禱生效：窮女人養了一個牛頭的男孩，公主的洪福也不淺，生了一個美貌的姑娘。

兩個孩子都長大人了。一天窮女人去見公主(這時公主已經做了王后)要求履行從前的約。王后就商於國王，王以求婚人相貌醜惡爲理由，持反對之議。結果御定叫求婚人先去做幾件奇事，證實他配

作馴馬。第一件：用珍珠造一座宮殿。第二件：把本島最高的中山上面種滿樹木。第三件：島上所有的路，兩邊都栽上花。每一件事，限一夜做成。工作雖艱，能力足以應付；牛頭人居然都照樣做成了，於是騎着白馬，親迎去也。國王交工時，滿心以為必能夠把求婚人難倒，孰知事與願違，當時翻臉不認賬。那人懷喪之餘退出王宮，而且失踪了。年輕的公主因為向她求婚的人受了委曲，心裏很不舒服。她一天比一天的憂悶，但是最後忽然想到了——一個開心之計。她同父王商量，可否搬出內廷去開一個客寓，目的不在賺錢，只在聽聽客人們講故事打諢，可以藉此取樂。王答應了，客寓也開起來了。

有一天島上一個男孩子釣魚，失手將釣竿掉在河裏。他泅下去找時，見河底有一行台階。往下走四十級，再進去是一間大屋，有牛頭人坐在裏面，譚話中告訴來人他正等着一位至今沒到的公主。後來這

男孩安然出來，回家時路上必須經過那個客寓。他進去了，公主吩咐他也說點鬥笑的事給她聽。他回答說，故事倒沒有，不過可以把他剛剛冒過的險為她從頭到尾講一遍。講的中間，公主了悟這男孩子所謂「水精」，不是她的求婚者是誰。她立刻叫男童帶路到了那地點，果然找着牛頭人嫁了他，自此以後，她永遠在河底他那座宮殿裏面，快快活活的過日子，——「但是我們世上的人，自然要快活的多」希臘的神僊故事，結尾常有這麼一句。

(Lawson, pp. 278—279)

(W. W. Suetonius, 河水鬼)

淹死的人的鬼魂，每天必須摸三斗三升螺螄去獻給河王(?)，所交不敷，受罰很重。鬼魂不堪其苦，時時裝找替身。如見兒童嬉于水邊，則幻一木梳飄在河上以引誘他，他若伸手去拿，失足落水，必無生理。又所幻之物，視人而異；自荷葉至衣服，不一而足云。落水的人覺得腿重，由於河水鬼往下拖

他。撈上來之後他不是七竅裏都有泥嗎，那又是河水鬼塞的，圖他快死。

東抄西襲之九

劉復

(九) 當兵苦

一九二〇年在倫敦的時候，曾從一種中國報上抄下一首民歌（報名當時未曾寫下，現在已記不清了），是通行於南京的，題目是『當兵苦』，搜輯的人是東平君。這是首民間文學中極好的作品，雖然曾在近今的報紙中登過，却不妨轉錄一下，以廣流傳。

正月當兵百花香，——朝上文書奏說動刀槍。長槍短槍都用過，日受虧來夜受寒。

二月當兵百花开，——朝上文書連夜來：家有三兄抽一個，家有五兄抽一雙。

三月當兵拜別公：「我去當兵不捨公」。「旁人養孫來養老，我家養孫有何用？」

四月當兵拜別婆：「我去當兵沒奈何」。「你在朝中騎白馬，手拿關刀着綺羅」。

五月當兵拜別爺：「我去當兵爺種田」。「秧黃結子無人打，五穀梁食恁到家？」

六月當兵拜別娘：「我去當兵娘燒香」。「大香插在香爐裏，保佑兒子早回鄉」。

七月當兵拜別哥：「我去當兵你快活」。「從前嫌我兄弟小，而今長大替哥哥」。

八月當兵拜別嫂：「我去當兵妯娌好」。「山上柴多要人斫，井裏水多要人挑；別家有人多一担，我家無人嫂嫂挑」。

九月當兵拜別妹：「我去當兵你同嫂子睡，打根金簪送妹妹」。「問聲哥哥幾時回？」「有命去來無命歸！」妹妹聽了淌眼淚。

十月當兵拜別妻：「我去當兵你孤棲」。「不擦胭脂不擦粉，祇梳油頭不帶花」。

十一月當兵到梨州，梨州蠻子亂悠悠；高喊三聲動刀殺，低喊三聲血成河！

十二月當兵轉回家，千軍萬馬單剩他，走家到裏看一看，家裏人兒一半差。

「與女偕亡」

川島

西鄰老媪，日前猝卒，在接三和發引的兩夜中，大興法事：徹夜鼓樂，雜以佛號，擾人至窘。越日頭昏腦悶，曾忿忿然的和人說過：『如果隔壁人家再死一個人，我必也死無疑。』雖該死媪已於昨日出殯，以後當可高枕，然牢騷未洩，猶如喫飽了東西不活動，漲滿的怪難受的。即以『與女偕亡』為題，誠不知將扯到何處去也。

離此刻已經快兩年了，還是在語絲初出版的時節，記得接到焦菊隱君寄來的一首詩，題目好像是『鄰家的佛磬響』——雖然這首詩因為在我接到的第二日，便在晨報副刊上發見，終於和語絲的讀者無緣相見，我卻還是在稱許他寫的伶俐。畢竟焦君是詩人，聽了鄰家的佛磬響便做出這樣好的詩來。我，分明不是，所以聽了鄰家的佛磬響而發些牢騷也就難怪了。

這兩天我真是蒙了無妄之災，您想，我是睡在牀上

的，有時清晨來匹蒼蠅，嗡嗡，嗡嗡，或者爬到臉上來，比飛艇，裝着炸彈來的飛艇在天空盤旋還覺得可惡。隔壁人家要死人，也正如飛艇要來擲炸彈似的都使我無法阻止（怕不但是我吧），實在初聽到鄰家的哭聲時，我也為之泣然。哭，總還不甚要緊；我料定他們不會晝夜嚎啕不止的，這年頭兒的糧價多貴呀，死者又正是一個老太太，平時一定也很嘴碎；我有這樣的把握所以哭并不使我恐怖。但是不幸。也真是活該了，他們偏偏要做法事。這法事也與追悼會等是照例要辦的，不然就顯的硃礮，於是和尚在壇上唱蓮花落，『孝子』匍匐泣血（？）而聽，守在靈柩邊，人來便哭的一羣『孝眷』也就喜形於色，倒眉的便是睡在牀上的一個鄰人了。這兩夜我倒被窘的想哭。事後聞此夜小波波君曾向人言：『要是這個老太太不死，我們便好睡覺了。』這確是童心的可愛處；至於我，便以裝炸彈的飛艇同等待遇，朋友們等着罷。

並非我刻薄，來譏訕一般『罪孽深重』的人。喪事

人家做道場，確有一部份孝眷是高興的，高興的程度只少要如鄉下人來趕廟會。我幼小時便有這個經驗。和尚的鼓，鈸，木魚，以及畫有菩薩的經卷，都非常歡喜。人站在門檻上，兩隻手扶着門框，看多少禿子都披上袈裟，噯，真是心嚮往之。僧道是異端，在嚴重監視之下，我們便不容易和他們接近。但在他們出道場去休息的時節，便乘機會到木魚上去摸一摸，也猶如近來中年人得到情人的贈品時的高興。什麼死人，弔客，簡直是風馬牛了。話雖如此，不過不知道那時節我家的鄰人是否也如我現在這樣的可惡，在一面譏訕我？

人們生前怕死，也許是怕死時的苦痛，因為未達死的頂點時的苦痛真令人難受。或者是感到死後渺茫的悲哀。北京街上時常可以遇到出殯的，馬車，騾車裏坐着素衣豔粧的女人——越發顯得好着，固然也有『淡掃蛾眉』的，或者須人攙着走的，然而總是出了氣的燒酒，要是沒有前面的棺材，輓聯等，一個初來京的人看了，也許以為這是在扮故事吧？我也曾在北京郊外見過多少

墓地，四圍的松楸，越長的高大，圍中的墳便越低。墳中的主人翁，生前也許有人為他割股，死後也許有人為他泣血，然而現在墳是將要和地一樣的平了——幾乎要到『水平綫下』去，漫說墳前留些殘餘的紙灰，要是深秋去時，那裏連青草也早被羊喫去不及看見黃的了。像這樣的，要因此而想到個人的將來——其實誰的將來不是這樣呢！更深切地感到生之可戀。

戀生確是愚昧，但是恆情。話，又說到這個年頭兒來了，您就是戀生，珍重生，但是成嗎？明人不必細說。真要珍重生，怕還得從不戀生起。據說，有幾位去刑場的人，都是從家裏硬拉出來的。悲夫！

園地是園丁自己開墾的，墳前的松楸也讓我們自己來種吧。做法事的還讓他們去做法事，說不定有人因為死後有人來鞠躬或者讀祭文便踴躍就死去的。

『帶住！』寫到這裏，我忽然達觀了。反正號佛的是人，死的也是人，劊子手也是人，堯舜亦丈夫也，予亦丈夫也。咱們就這樣吧。——這實在因為明早我便要

走，寫不下去了。錄高啓詩以別在京師友，并此收場。
詩曰——

「人情戀故鄉，誰樂爲遠客！
我行豈得已，實爲喪亂迫；
淒淒顧丘隴，悄悄別親戚；
不去畏憂虞，欲去念離痛；
雖有妻子從，我恨終不釋；
出門未忍發，惆悵至日夕。」

一九二六，九，一八。——離京前一日。

關於契訶夫的幾句話

張定釗譯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四年)

契訶夫夫人 Olga Knipper 原著

我所知道的契訶夫是在他的一生中最後六年間的契訶夫——這時期中他在身體上漸成軟弱但在精神上漸成強健，對於身體的滅亡取一種可驚異地簡單的，賢明的而且美麗的態度，因爲「上帝已經放了一隻黴菌在我裏面。」

那六年間所遺留的是一種憂慮不安的印象，從這個地方急忙地跑到那個地方去的印象——好像大洋上的一隻海鷗，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停住才好；他的父親的死；Inelihovo 的出賣；他的著作的賣給 karks；在 Yalta 附近買了一塊地，造了一所房屋，佈置了一個花園，又同時熱烈地愛戀莫斯科和莫斯科的活潑而且新鮮的戲劇運動；不停地在莫斯科和 Yalta 之間跑來跑去，因爲 Yalta 已經對於他變得和牢獄一樣了；結婚；努力想在他所深愛的莫斯科的附近找出一塊地面；他的夢想的一部分的實現——醫生們允許了他在中部俄羅斯過冬天；夢想沿着北方的河流，到 Solovki，到瑞典和挪威，到瑞士去旅行；併且在 Swarzwald 地方的 Baden Meier 村快到臨終的時候懷抱了他所有的夢想中的最後的一個夢想——夢想回俄國經過意大利，經過那用牠的彩色，牠的鼓勵人的脈搏的生活，最特殊地是用牠的音樂和花木來引誘了他的意大利——然後所有的這種動搖，這些夢想都在一九〇四年七月二日完結了，用他自己的話，

「Inestorbe」（「我要死了」）。

在那六年間的全時期中他的內部生活是非常地充滿，稠密，有趣味而且複雜，所以生活的外部的紊亂和痛苦都失掉了牠們的刺激性。尋找寓所或過暑假的時候我們從沒有過幸運——例如，一九〇二年因為我的病使契訶夫不得不滿足於Volga河上的兩星期的短旅行，只到Perm縣為止，而不能實行他所夢想的漫遊，並且不得不在Stanislavsky家的所有地度過餘下了的夏天，幸好Stanislavsky家族對我們非常親切，在他們外出旅行的時期中借了一個小小的寓所給我們；又在一九〇三年當我們決心要到瑞士去的時候，莫斯科的酷熱使他不願意去抵抗那種氣悶的火車旅行，所以坐馬車愉快地遊行到了Zvenigorod和新耶路撒冷修道院，又在Yakuntchikov家的所有地暫住了後，我們便回到了Yalta。生活已經使他疲乏了，但是精神併沒有消失，他的天才併沒有枯萎。在那幾年中他著了「山谷中」，「三姊妹」，「主教」，「未婚人」，和「櫻桃果園」。

我們最初的相遇是在一八九八年。九月九日莫斯科藝術劇場公司第一次預演「海鷗」的時候契訶夫到了。我們做演員的第一次遇見我們所愛的著作家的時候，我們所感受的極大的刺激是很不容易形容的；那時候我們感覺了所有他的人格上的極不容易捉摸的魅力，他的純樸，他對於「教導，指引」的，我所可以說，無能力。我們不知道對他說什麼，怎樣稱呼他纔好。……但是他注意地看着我們，有時候臉上帶着微笑，有時候做出非常莊嚴的樣子，做出一種不安的樣子，撫弄他的鬚鬚又移高他的鼻眼鏡。他有時候不知怎樣回答我們的疑問才好——但是我們却以為著作家一來就會把演「海鷗」的所有秘密都告訴我們。

當我們提出了疑問的時候，他常給我們一種奇特地意外的，大半可以說是適當的回答，所以我們不知道怎樣解釋他說的話才好——當作笑話或者當作認真的話。但這不過是最初一分間的事情，想了一想後我們即刻便覺得這種表面上是意外的言語也漸漸到我們的腦裏

和心裏去了，併且一種性格上的全精華好像從什麼不容易識別的特性生出來了一般。

例如，有人問了他，某一節應該怎樣演才好。契訶夫回答道：「你能夠怎麼演就怎麼演」。又有一個人要他說明「海鷗」中的著作家的人物，他的回答便是：「那有什麼，他穿紮脚袴子。」過了好些時候的我們才習慣了著作家和我們應對的這種方法。

第二次我看見契訶夫，是在他到 *De. Theimitze* 遊園去看豫演「*Fyodor 皇帝*」的時候，因為我們在那時節打算在這遊園內演戲。那天晚上我們演習的地方是一個潮濕的，冷的房屋，牠的建築離完成還差得遠，又沒有地板，用插在瓶子裏的蠟燭頭當作燈火，演員們都用大外套包着身子。我們豫演了 *Shuisky* 和 *godunov* 互相和解的一幕，但是聽見我們自己的聲音的回響在那冷的，潮濕的，黑暗的空屋內，充滿了極大的，陰沉的，蠕動的許多人影，而且看得明顯的牆壁或天花板都沒有，我們覺得很興奮又很可怕……然而想到在幽暗

的，空洞的客座上那個成為我們的「靈魂」的，被我們的全體所愛的，他正在坐着傾聽，我們又覺得很快樂。

第二天在潮濕的，下雨的天氣中，契訶夫到南邊，到暖和的地方去了。

在那年的冬天我們演「海鷗」得了很大的成功，併且在一八九九年的春天我們又在牠的著作家的面前重演了，因為那時候契訶夫已經回到了莫斯科。那是一個愉快的，絕好的春天，充滿了使人身心震動的經驗——其中最特出的是我們的新劇場的建設，還有我們最初的開演期中的成功，各次排演的成功和失敗，我們的異常的休戚相關，在每一次排演前我們全體都感受了的不安和興奮。「海鷗」的破格的大成功，對於有我們全體所深愛的我們特殊的著作家之愉快的感覺——所有的這些事情都使我們心中充滿了快樂和熱誠。契訶夫立在參加了演「海鷗」的一羣演員的中間，做一個對他們讀劇本的樣子，照了一把相。那時候大家已經談起了在下次開演期中排演「*Vanya 伯伯*」的事。

那一年春天我漸漸知道契訶夫更詳細了，並且馬上便喜歡了他的家族的空氣。在前一年的冬天我已經和他的妹妹交好了。我記得有一次排演「海鷗」的時候 Viskarsky 帶她到了我的化粧室。那春天裏我和契訶夫的家族在他們的小小的所有地，melihovo，住了三天，並且在那裏無論什麼東西都完全地使我心醉：房屋，契訶夫著作「海鷗」的廬舍，花園，有鱈魚的池塘，許多滿開的果樹，小牛們和鴨子們，在路上和男教員一塊兒走的女教員——我能夠想像那是和 medveduko 同走的 masha；親切，友誼，溫和，富於機智而且極愉快的談話……這些事情把我魅住了。

戲劇的時節過完了後，我到了 Caucasus 去休息，因為我的哥哥和他的家族在那裏過夏天。我們最初的書信便是從這時期起始的。離開莫斯科以前我和契訶夫約定了從 Caucasus 到 Crimea 去，因為他在那裏買了一塊地並且正在造一所房屋，我們寫信商量好了七月二十日前後在 Novorossiisk 的蒸汽船上相會，然後一同旅行

Yalta 去，在那裏我便到那和我的家族全體親密地交好的 Sredin 家去住，契訶夫却到海邊的 Marino 旅館去住。他每天去 Aulka 監察他的房屋的建築，連適當的三餐都得不到，因為他永不把食物放在念頭上，把他自己弄得極端地疲倦，並且無論怎麼樣 Sredin 家族和我假託種種的事情去招待他，想使他得着適當的食物。我們成功的時候總是很少：契訶夫雖然是歡喜 Sredin 家族的人，但他不喜歡訪問朋友，並且躲避不在自己家中吃飯。Sredin 家族無論什麼時候都是不拘形迹，厚待客人，所以所有的音樂家，藝術家和文學家都訪問過他們 (Gorky, Naidonov, Arensky, Vasnetsov, Madame Yermolov)。

契訶夫買了來造房屋的地方離海很遠，離碼頭很遠，離市鎮也很遠，簡直是十二分地荒僻，只有幾棵老梨樹。

但是因為他的努力，因為他對於地所生的一切東西的偉大的愛，這個荒僻的地方也漸漸地變成了一個精緻

的，茂盛的，富於變化的花園。

他親身監督了房屋的建造，駕馬車出去，看守了工程的進行。在市鎮中他常時到 Sinani 商店，近海邊的書店，去。他非常喜歡 Isaac Abramovitch Sinani 和他的家族，並且這書店主人也特別對於他非常地忠誠，差不多帶着崇敬心似地幫助他談判買地的事，監督着事情的進行，貢獻有益的意見，無論受了什麼委託馬上便深切地欣然去做。

離書店不遠有一把椅子——有名的椅子，所有訪問了 Valtz 的有名的人們便在那裏會合，坐下來閒談——文學家也好，聲樂家也好，藝術家也好，音樂家也好：……在書店裏面有一本書，所有的這些有名的人都在那書中寫他們的名字（並且 Sinani 狠自誇所有的這些有名望的人們都集合在那裏）；在書店中或那椅子上人們知道了所有的新聞，所有在小小的 Valtz 和在外面的大世界中發生的事情。而且因為某種理由人們常時不知不覺地便會到那使人目眩地雪白的，被太陽光罩住了的

海邊，到那裏去沐浴那大海的溫暖的，刺激性的香氣，去扭著眼睛地，帶着微笑地凝視那水的藍色的光輝；人們不知不覺地便會去招呼那書店主人，去和他交換幾句話，去看看書架，去看看有沒有什麼新書，去探問有什麼新到的人們，去聽聽有沒有惡意的閒談。

八月中契訶夫和我一同出發到莫斯科去，坐馬車經過 Ai-Petri 山——直到了 Bakchisaray 市鎮……在車中經過那溫和的泉水的旁邊，呼吸那含有松樹的香氣的空氣，用那使人心醉的，愉快的契訶夫式的語調談笑，並且當那南方的太陽同火燒一般用殘暴的高熱壓迫我們的時候打盹，都是極快樂的事情……坐馬車通過那充滿了奇特的魅力和豔麗的好景緻的 DOKKON 山谷，也是極快樂的事情……

那地方的鄉村病院離我們通過的大路很近。在病院的露台上有一羣人站着，瘋狂地對着我們搖手，併且好像正在對着我們喊叫似的。……我們正當專心談話的時候在他們前面過去了，並且我們雖然望了一望，看見他

們在做什麼手勢，但是我們並不以為那個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却斷定了他們是一羣瘋人。後來才知道他們並不是瘋人，却是和我們認識的一羣 Yalta 的醫生，他們在那病院開什麼會議，並且極力地想叫我們停住：……這件事後來成了無窮盡的軼話和戲謔的題目。

契訶夫在莫斯科併沒有耽擱很久，到八月底便回到 Yalta 去了。從九月三日我們開始交換書信，一直接續下去到一九〇〇的三月底為止，那時候藝術劇場公司決定了到 Crimea 去演「海鷗」，「Vanya 伯伯」，「Hamletmann 的」寂寞的生活」和易卜生的「Hedda Gabler」復活節的前一星期中我和契訶夫的妹妹到了，那在夏天建築了的新房屋使我覺得異常地親密而且溫暖。：無論什麼東西，就是最瑣碎的事情也都極有趣味：契訶夫喜歡走來走去拿東西給我們看，並且喜歡說明什麼東西當時雖然沒有，但在適當的時期內便會有的；他對於花園和果樹的栽種更特別地熱心。……得着他的妹妹， Mariya Pavlovna，的幫助，他

畫了一張花園的設計圖，註明什麼地方可以種一棵樹或什麼地方可以安置一把椅子，後俄國的各地方定購種種的大樹和灌木，建設梨樹和蘋果樹的樹籬，最後他便可獲得桃，杏，櫻桃，蘋果和梨的極大的收成。他極慎重地看護了那使他想起北部俄羅斯的一棵赤楊樹，修剪了他的模範的薔薇，而且關於那些薔薇說了許多得意的話，又照料了栽在他所喜愛的座位傍邊的 Eucalyptus 樹。但是不幸而那 Eucalyptus 樹和赤楊樹都沒有好好地成長——有一次暴風雨，一陣狂風把那脆弱的白色的樹吹壞了，因為牠在異鄉的土壤中當然不能發達牠的天生的堅強的抵抗力。荊球花的樹蔭路成長得奇異地快；又高又柔軟，遇着最輕微的風牠們也做出遲疑不決的樣子，點點頭又重新直立起來，並且在牠們的各種運動上有奇怪的，不安靜的，憂愁的地方。：契訶夫從他的書齋的大法國式窗戶無論什麼時候都能看見牠們。那裏也有幾種日本樹，一棵有紅葉的向四面擴張的梅樹，幾棵極大的蕁蕁，幾棵葡萄樹和扁桃樹，和幾棵尖塔形的白

楊樹——這些東西全體都栽種得好，並且成長得非常地快，因為契訶夫的極愛惜的看護。唯一的困難便是水的不斷的缺乏，因為一直到 *Aulka* 和 *Yalta* 連接了以後才能夠把水引過來。

每天早晨契訶夫通例坐在花園中，他的印度鶴也和他在一塊——有兩隻失了羣的雜種鶴因為契訶夫的仁慈很快地便馴熟了，還有兩隻剪短了翅膀的鶴常時跟隨在人們旁邊但決不許人們觸着牠們。這些鶴對於門房兼園丁的 *Arseny* 特別地表示親愛，並且當他出去的時候牠們便非常地垂頭喪氣。家中的人誰都知道是 *Arseny* 從市鎮上回來了，倘若聽見了那些灰色鳥的叫聲或者看見了牠們用一種有點像圓舞似的莫名其妙的怪樣子來表現牠們的快樂。

在那時代用火箭一般的速度和光輝突然間名聲高起來了的 *Gorky* 也住在 *Yalta*。他常時來訪問契訶夫，用奇異的使人心醉的生動的描寫把他的流浪的事情告訴我們。他自身和所有他告訴我們的事情都好像是狠新鮮

而且特出的，所以我們總是沈默地坐在書房中，他說多少時候我們便聽多少時候。

那個復活節前的一星期——我的放假的一星期——在那種清淨的，樂安的環境中過得非常地快，然後我便不得不到 *Sevastopol* 海港去，因為藝術劇場公司的人們正在那裏。我還記得當我發現了自己一個人在某旅館的客房中，而且是復活節的晚上，而且在受了契訶夫家族的熱情和友誼以後，那時候心裏所發生的寂寞的感情。……但是我們不得不即刻再去開始做事情，契訶夫來了，然後生活又復新充滿活動。……那時候有一種陽春節。

我們動身到 *Yalta* 去了，在那地方節期是更加熱鬧，我們差不多在花裏面呼吸都閉塞了。……節期中有絕大的遊宴在喜歡款待客人的 *Fabrinov* 夫人的屋頂上舉行；她對於我們的新創的劇場表示非常的熱心，並且對於創設了牠的 *Stanislavky Nemirovitch-Dantse*——*Leuko*。不知道怎樣陳說她的讚歎才好。男演員們和女演

員們常時到契訶夫家中，在那裏吃飯，在花園中閒遊，坐在他的安樂的書齋中——但是契訶夫多麼喜歡全體的這些事情！他非常地喜歡熱鬧的生活，我們在那時候也非常地愉快，非常地充滿了希望，充滿得差不多要溢出來！

離開南方，太陽和契訶夫，和節期的空氣……：都是使我悲哀的事情，但是我不得不到莫斯科去預演。不久契訶夫也到莫斯科來了；經過了我們的團體所帶去的生活和活動以後，他好像覺得 Yalta 狠空虛了，但是他在莫斯科得了病，馬上又回到南方去了。

五月底我和我的母親到 Caucasus 去，在從 Tiflis 市 Batum 海港間的火車上遇見了契訶夫， Gorky, Vasnetsov 和 Alexin 博士到 Batum 海港去，我覺得非常地意外又非常地喜歡。我們有六點鐘在一塊旅行，一直到 Mikhailov 車站為止，因為我的母親和我不得不在那車站上換車。

七月中我和契訶夫的家族住在 Yalta。

八月底我到了莫斯科以後我們的通信又恢復了，連續下來到十月二十三日契訶夫帶了戲劇「三姊妹」到了莫斯科的時候為止。十一月半他到 Zno. 去了，在那裏他差不多住了三個月。在這個全時期中他對於「三姊妹」的預演的進行非常地關心。

在莫斯科他已經看了「我們死者復醒的時候」的排演；契訶夫對於易卜生的著作好像有點取批評的和譏諷的態度——他以為易卜生的著作是綜雜的，做作的，智力化了的。他也有點反對我們排演 Ostrovsky 的「雪女」；他常時說我們還不應該演這樣的戲劇，應該專演和「寂寞的生活」同級的諸戲劇。四月初我到了 Yalta 去，做短期的訪問。

五月半契訶夫到莫斯科來了。五月二十三日我們結了婚，然後經過 Voiga 河， Kama 河和白河坐船到 Ufa 縣；若從 Akyonovo 的療養院坐火車六點鐘便可到 Ufa。在路上我們在 Nizhni-Novgorod 市停了一停去訪問 Gorky；那時候 Gorky 被警察禁止，不許離開

Nizhni Novgorod市。因為 Dolgopoloov 博士的勸告我們在 Kama 河的 Pryan' Boy (醉市) 埠頭換了船——這是一件錯誤；我們不得不等待了二十四點鐘，並且睡在離埠頭有幾英里路遠的一家農舍裏面的地板上；並且因為沒有報告去 Ufa 的輪船何時到埠的東西，所有我們不能夠睡着，在半夜和清早我有好幾次跑出來去看有輪船來沒有。在和所有的文明遠離了的那一天晚上，那充滿了寂靜的嚴肅，奇異的美麗和暗示的，壯大而且沈默的夜晚，和那平靜的黎明給了契訶夫一種偉大的印象；「醉市」的事情在他那記載自己的思想的備忘錄裏面寫得有，

在 Axyonov 契訶夫很喜歡那裏的風景，那傍晚六點鐘以後的大草原中的長陰影，和那被趕回家的羣隊中的馬的鼻息聲；他喜歡那些花木和那有一天我們去釣過魚的 Dyoma 河（讀過了 Aksakov 的著作的諸君很熟悉的河）。療養院立在一叢美麗的橡樹林中，但是佈置得很古式的，所以他不能舒服地住在那裏。我們甚至於不

得不到 Ufa 去買枕頭。契訶夫最初以為那裏的馬乳酒很好，但不久便吃厭了，所以不住到我們的六星期的完了我們便回到了 Yalta，經過 Samars 省，向 Volga 河的下流到 Tsaritsyn 鎮然後到 Novorossiisk 市。

從那時以後他的生活便分在莫斯科和 Yalta 的兩地方，我們不停地在莫斯科的 Kursk 車站和 Sovastopol 車站離別，互相送行。他不得不住在 Yalta，但是他的心却引到莫斯科去了。他希望和生命更加接近，觀察牠，感覺牠，參加在牠裏面；他希望和人們會面，因為雖是有時候他們說許多話使他厭倦，但他不能離開他們而生活，並且他從來不能夠使他自己拒絕隨便什麼人的訪問，倘若那個人是來找他談話的。

在 Yalta 最初使他喜歡的是他們的房屋的建築，他的花園的佈置，他的生活的組織，但是後來他漸漸覺得那地方平淡無奇了，雖然他叫牠做他的「溫暖的西伯利亞」。他常時渴望到莫斯科去，渴望和劇場更親近，渴望和演員們在一塊，渴望在預演的時候出席，渴望去談

天說笑話，渴望去看各種戲劇的開演；他喜歡沿着 Petrovka 和 Kuznitsky 散步，觀察各店鋪和羣衆。但是剛好到了一年中莫斯科的生活正當絕頂的時候，他不得不離開他。只有一九〇三年醫生們允許了他在莫斯科過冬，能夠看見有雪的真正的莫斯科的冬天而且能夠在預演的時候出席，他是多麼快樂，滿意呵；他穿着他的新的皮外套和獺皮帽喜歡得和小孩子一般！

那一年冬天我們正在找一所離莫斯科不遠而且帶着一塊地面的小房屋，想使他在所愛的莫斯科附近也能夠過將來的冬天（誰都沒有想到死已經那樣近了）。並且有一次在天氣晴和的二月的某一日我們到 Tsaritsyno 去看一所出賣的小房屋和花園。不記得是因為我們誤了火車或是因為那裏沒有火車，我們不得不坐馬車回了莫斯科——差不多有二十英里的距離。雖然是刀割一般的寒冷，契訶夫却非常喜歡看那白色的平原在太陽光中光輝四射，聽那在踏硬了的雪地上乘雪車的人們所發出來的琵琶聲的聲音。那好像是運命對於他非常慈善，所以

決定在他的生活的最後一年間把他所最寶貴的各種快樂賜給了他：莫斯科，冬天，「櫻桃園」的排演，和他所愛的人們……

我可以說，「櫻桃園」的排演是困難的，惱人的一件事情，各演員和著者在這裏不能夠互相理解，不能夠互相一致。

「櫻桃園」第一次上演的時候，契訶夫的朋友們和別的文藝家們預定給他一個大大的喝采。但這種事情使他厭倦了；他不喜歡這種公衆的禮貌，甚至於拒絕了去出席。他對於「櫻桃園」的上演狠掛念的，但一直到演第三幕還沒有到劇場去，等到我們派人請他的時候才來了。

「海鷗」的第一次上演對於戲場方面是一個大成功，他的最後的戲劇的第一次上演也是一個大成功，但是兩個大成功是多麼不相同！在公衆的風說裏面有了一種不安的感情，一種預兆似的感覺。我也不知道，或者也許是因為後來發生了的事情所以帶着這種色彩——但是正

月十七日的那一晚沒有一瞬間的明明亮亮的歡樂，是實在的事情。契訶夫很莊嚴地很注意地聽那所有的對於他讀的祝辭，但時時用他的特有的動作抬起頭來，好像他正在概觀一切事情的進行，而且自己却和牠們沒有關係一般；他的臉上露出一種柔和的、閃爍的微笑，他的口的周圍現出有特色的線——他那時一定聽見了什麼有趣的事情，因為他後來常時想起來，並且想起來一定大笑。

契訶夫無論什麼時候都極端地喜歡可笑的，滑稽的事情；他喜歡聽可笑的故事，並且一面坐在屋中的一角，用手撐住他的頭，撫弄他的鬚鬚，他總是發出有傳染性的大笑，使我當時常常停止去聽那故事，等他後來再轉告我。他很喜歡變戲法的和丑角。我記得我們有一次在 Yalta 立了很久，看那會演藝的蚤的戲法，看得都捨不得走。他喜歡造出種種的有趣味的奇想，並且造得非常容易，巧妙，又極可笑——這是契訶夫的全家族的一種特有的性質。所以在我們的交好開始的時候，「Zola's jokes」——契訶夫的想像上的夫人或未婚妻——占了一個

很重大的位置，無論什麼東西裏面都有她的表象，無論哪一瞬間她都會出來，並且在他的書中也有她的出現。

就是在他死的幾點鐘前他也造出了一個笑話使我大笑。那是在 *Badenweiler* 時的事情。經過了苦痛的，不安的三天後，傍晚的時候他覺得好了一點。他叫我到公園去跑了一轉，因為在那幾天內我沒有離過他的身邊，但是當我走進來了的時候他說我沒有到樓下去吃晚飯他不高興，我答應他說鈴還沒有響。後來才知道我們不過是沒有聽見鈴響，然後他便漸漸地製出一個笑話，說在某塊很流行的健康保養地有許多肥胖的，營業良好的銀行家們和康健的，臉紅紅的英國及美國旅行家們，都喜歡吃好东西。有幾個人坐馬車去了，有幾獨人到鄰近的地方長久地散步或遠遊去了，回來的路上大家都遇在一塊，經過了一天的苦勞以後大家都夢想着好好地滿足地吃一頓飯，哪知道回來一看意外地廚子已經跑掉了，什麼吃的東西都沒有！併且他說明了所有的這些沒有東西吃的人們如何如何地表現這種胃中所感覺的打擊。

：因爲前幾天的憂慮我腰駝背曲地坐在大睡椅上，實心地大笑了一陣。那時候我真不能夠想像在幾點鐘以內我便要立在他的沒有生命的身體的旁邊！

在他的生活的最後一年間契訶夫心裏想好了要寫一篇戲劇。那戲劇還是不很明瞭的，但是他告訴了我，那戲劇的主人公是一個科學家，他愛了一個也不愛他也不對於他不忠實的女子，後來他到很遠的北方去了。契訶夫想得了第三幕如下：一隻被冰圍住了的汽船，北極光，那主人公孤單單地立在甲板上，完全的沈靜，夜晚的和平和壯大。並且在北極光的背景中他看見自己所愛的女子的陰影浮在那裏……

契訶夫安靜地平和地到那個世界去了。很早晚上他便醒了，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要人去請一個醫生來。好像有什麼絕大的事體向我撲下來了似的感覺使我無論做什麼事都有異常的沈着和精細，如同有人用一隻靠得住的手正在指導我一般。我就只記得有被嚇倒了的可怕的一瞬間：覺得在大旅館中有極多極多的人們在我的附近

睡着了但是同時我自己已完全是孤立而沒有人幫助。我想起了有我們認識的兩兄弟，兩個俄國的學生，住在這個旅館，然後我去要求了兩人中的一個跑去找一個醫生，我自己去打碎了冰放在臨終的他的心臟上。我現在還能聽見那在不能忍耐的炎熱的七月天夜晚壓迫的呼吸的寂靜的中間，在查利查利響的沙上漸走漸遠的脚步的聲音……

醫生來了，要了香檳酒。契訶夫坐起來了，然後大聲地意義很深地對醫生說道：「Ich sterbe（我要死了）……」（他不大會說德國話）。然後他拿起杯子來，轉向着我，臉上帶着他的奇異的微笑，說道：「我好久沒有喝過香檳酒了。」他泰然地把那杯酒完全喝乾了，安靜地向左邊睡下來，然後不久便永遠地沈默了……然後夜晚的可怕的靜寂就只被一隻巨大的黑蛾打破了，牠一陣旋風似地突然間飛了進來。驚駭得和電燈撞來撞去，在房子裏四處亂撲……

醫生走了；在夜晚的沈寂和炎熱的正中間那瓶沒有

喝完的香檳酒的軟木塞發出可怕的大大聲響射出來了……天漸漸發亮了，和覺醒了的自然一同地我聽見了最初的鎮魂曲似的鳥的柔和而且可愛的歌聲和從鄰近的寺院漂來的風琴的音律。人類說話的聲音一切都聽不見，一切的日常生活的喧嚷也沒有，所有的只是死的平和，美麗和偉大……

至於對於我，自己的悲哀的自覺和像損失了契訶夫一般的一個人的自覺當我聽見正在覺醒的生命的第一個聲音和人們來了的時候才在我心中現出來了；但是當我一個人立在露台上，或者看看那正在上昇的太陽和那自然的單調的覺醒，或者看看那如同悟解了什麼事情——這個，我重複地說，現在對於我還有一件不可解的神祕——似地帶着微笑的契訶夫的可愛而且安靜的面貌，那時候我所感覺了的和所經驗了的事情……

這樣的時間在我的一生中從來沒有過，將來也不會有，我想。

Olga Knipper Tchekhov.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譯

露絲 第一百期

鼓浪嶼竹枝詞十首

林 憾

南詞北曲舊聲多，到處笙歌奏又和；料得古歌君聽慣，爲君翻唱竹枝歌。

日光岩上水操臺，儘有雄風撲面來；

一自台灣割讓後，採茶歌調帶餘哀。

一日光岩上巨石壁立，有鄭成功水操臺遺址。當時鄭在此閱水師，有一據金廈兩島，抗中國全師之豪語。其後逐荷蘭人出台灣，經營之。採茶歌傳自台灣，台女善歌，多爲男女酬答褒誚之辭，甚有生客問道，她們卽以歌答之，脫口成歌不用思索。

田尾遊人暑季多，天風海浪正相和。

却羨年青佳士女，雙雙攜手踏沙坡。

田尾爲海沙坡，風景美好，浴者及遊人多趨之。

美景風光濃渡灣，竹籬茅舍小田村；

可惜洋樓零亂起，不然應似武陵源。

港仔渡爲本嶼南邊小村，負山臨海，風景甚美，有

田園，籬落，茅舍，荷塘等，饒有農村風趣。惜近爲方形儉俗之洋樓包圍，失掉天然的美不少。

海風吹浪拍沙坡，臨浴西娃披綠羅；
爲怕浪花飛濕髮，橡皮小帽縮雙螺。
夏月清光碎碧波，中流鼓櫂興如何；
爲有清風能解愠，枕波浪席扣舷歌。

夏夜偃小舟遊海，最稱樂事，月夜遊者尤多。

刺桐茂葉自濃陰，爭似郎情蔭妾心？
但願經秋桐葉落，郎情遠似海般深。

鼓浪嶼路傍海邊多植刺桐取陰。
汽笛嗚嗚番舶開，驚江潮汐水縈迴；
潮水有情去復返，小郎番去不歸來。

閩南人多出洋謀生，稱往南洋爲過番。

皎皎冰輪上虎頭，驚江潮水向西流；
暗想玉人何處所，清歌一曲思悠悠。
更深夜靜月明時，江畔何人唱竹枝？
遷客離人腸欲斷，半緣調苦半鄉思。

南開與淫書

豈明先生：

附上的這段新聞，是登在本日的京津泰晤士報本埠新聞欄內。爲恐怕北京的報紙上沒有，而先生再不看天津的報，所以就特別剪下來寄上，反正現在是星期六下午，沒有課。

南開校長的壟斷專制的手段，和陳腐不堪的思想，我們領略了已不止一次了，舉個例：在南開大學中辦理最好的礦科，不是爲了他的專斷而至於停辦嗎？南開學校裏的學生，不是受了他的壓迫，而不能自由讀書，集會，和談話嗎？校長把學校視爲私產，從而施之以專制和壓迫，也正如從前的皇帝視天下爲私產從而施之以專制和壓迫一樣。入了張伯苓的南開，就好像入了始皇帝的秦國：教你怎樣你就得怎樣。你覺着外國人欺侮中國人的可恨，同胞們的喊聲很利害，可是你不敢響應。否則，便給你個「開除學籍」。一面子點兒，令你自行退學。

不用說你在學校裏提倡開會，就是你在校外任何會中出席過幾次，給他知道了，也是要借上個「吃飯不擦嘴」的過失，而請你出校的。

本來是男女合校，那你不准和異性的同學說話，通信，和散步。要不然也照樣的請你捲舖蓋。G君不是因為和一位女同學同船到跑馬廠遊了一趟而被開除了嗎？

不過他的專制的手段和無理的取鬧從前還僅是施之於他所有產的南開學校，而現在已被之於全天津了；從前我們只為南開的學生嗚呼，而現在竟要給我們自己嗚呼了。

你看，南開校長多利害；隨便草上一封信，而全天津的人便不能再看渾如篇，性史，等書；全天津的書店便不能再作渾如篇等書的買賣。（自然在租界裏住的人，和在租界裏開的書店例外。）你看南開校長的魔力多麼大！小小的榮懋書店竟敢不聽「勸告」，給你個查封大吉！看你怕不怕？九月

二十五日，王華甫。

警察廳查禁淫書

警察廳訓令各區署文略云，案准天津南開學校函開，近今印刷便利，坊間出版書籍，種類甚多，而誨淫導邪之書，亦層出不窮，青年學子，血氣未定，情竇初開，一經引誘，受害甚大，敝校職司教育，責任所在，對於此不能不加意防閑。查敝校左近賣書小鋪，不下四五家，因販售不正當書籍，曾經敝校勸告，免致貽誤青年，不意貪利之徒，不顧悞人，但圖利己，若榮懋字號，坐落南開天興里旁，竟敢公然售賣性史情書一束等小說，誨淫之書，以此為最，青年閱此，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獸，此而不去，於敝校前途大有關係。不得已惟有懇請貴廳，即日將該鋪查封，以清誨淫之源，俾多數青年，不致觸目受無形引誘，則感惠非淺。附呈榮懋字號出售之書五種，敬請審查。專此，不勝盼禱。附書五種，性史，情書一束，女性美，夫婦之性的生活，渾如篇，等因准此，除已電令該管區署遵照前往，將函開各

書，掃數沒收解廳，並傳該鋪掌來案訊辦外，查淫書爲害青年，甚於洪水猛獸，倘任流傳，禍患伊於胡底。本廳對於此項印刷物，曾經三令五申，取締綦嚴，乃竟死灰復燃，發現坊間，未免日久玩生，究有奉行不力之處，合亟令仰該區署一體遵照嚴密查察，如有售賣，送案究懲，勿稍姑息，以維風化，是爲至要。」

這五種『淫書』除夫婦之性的生活外，我大抵都曾經看過，覺得並沒有什麼；據『他們』說，我已經『老』了，頭腦呢我自己也覺得很有點舊而頑固，但是我不覺得這些書的害甚于洪水猛獸。老實說，我並不因爲認識張競生章衣萍諸君而想替他們辯解，我不說這些書於科學上或文學上有怎麼大的價值，我也不想拿去給自家的或友人家的子女讀，然而我也不覺得怎麼可怕，自然更沒有『查封』之必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這些書，我恐怕也要干涉，不過我只想替他們指出這些書中的缺點與錯誤，引導他們去讀更精確的關於性知識的書籍，未

必失色發抖，一把奪去『淫書』，再加上幾個栗暴在頭上。『不啻洪水猛獸』的禍害天下儘有，但男女之性的惡癖以至過失還不能算在裏邊。天下最可怕者只是發瘋。這裏有文呆與武呆之分，武呆是殺掠強奸之類，文呆是禮教吃人。章士釗柄政的時候，貢諛說誑，大言整頓學風，北京的五私大以及天津的某大都響應他。恭維他，這雖然夠不上說是洪水猛獸，也就墮落得夠了，在『職司教育，責任所在』的南開學校見了這種情形，本來就應該『不得已唯有……即日將該鋪查封，以清卑鄙之源，俾多數青年不致觸目受無窮引誘』纔是，只可惜那時該校似乎不會有這樣仗義執言的舉動。關於南開學校裏邊的事情我不能說什麼，因爲我不知道。

十五年九月三十日，豈明

仲民來

衣萍

秉璧兄：

仲民來，送給我們一包蜜棗，幾塊秋石。秋石，據

說是桐城的土產，那裏的人早上泡來當茶喝的。可惜余生非在桐城，到如今還不曾領略過秋石當茶的滋味。看那樣白澀澀的樣子，倒有點像明礬或什麼「人中白」之類，真叫我有點不敢泡來「牛飲」。所以秋石數塊，到今天仍然擺在書架之上，當作古董。蜜棗滋味頗佳，已嚼去大半。從前我以為桐城不過出些什麼「古文家」之類罷了。想不到還有這樣好吃的蜜棗，真是將來有暇，非到桐城去親吃一輪不可的。據仲民說，蜜棗本來不止這麼小小一包，因為先買來幾斤，都給她的哥哥之類吃完了，後來在她動身之前一天，還是她的母親想起，纔特別派人到左近三十里的鄉下買了一些來的。這樣說來，應該特別感謝她的母親了。否則，我們那來這樣的好蜜棗吃！哈哈！

你在大連船上及在鄉間寄來的快信都早收到了。因為不知道你何時出國，所以沒有寫回信。據仲民說，你是決定中秋節後走的。那麼，你現在大概已經在往法國去的船上了罷。

近來我們這裏發生了一件小事，你知道麼？貴母校的禁止「淫書」政策，已經擴大了。詳細情形，你看九十八期和本期的語絲，當可知道罷。貴母校當局把「性」「情」「愛」等字的書都當作「淫」，你從前寫信給我，有點憤然；現在想來，你那時的憤然實在是不應該的。誰都知道，貴母校是私立學校罷。私立學校正同私塾一般，請到鄉村僻壤之間去，看那裏的私塾先生，抽着烟袋用「戒方」打學生，誰還敢哼一個「不」字麼？私立學校關起門來做皇帝，無論幹出什麼來，總之，都是應該的罷。

至於假軍警之力，壓迫出版界，這本是「古已有之」的事，何況這個年頭兒。「黨化」教育當然是不應該的，「政化」或「軍化」教育自然沒有什麼不可以。我們也可因此得點經驗。幾個朋友談起，我輩也想辦一個私立學校，何時開學及名稱，總之都容易的，只是難得什麼施主，捐款一到，馬上就可成立的。秉壁，你也可以省下些留學經費，來入股罷。發財雖不敢必，有了學

校，辦公文呈請軍警的勢力，總之有罷。比現在這樣窮光棍可闊得多了。

至於拙著情書一束暫時「束」起，老朋友一定要代爲可惜，其實，也可不必。那樣一部糟書，不瞞你說，三千冊的初版書，一冊也沒有了。所以這次的檢查，我的倒沒有什麼損失。據老板說，北京的一個高級中學，在講完紅樓夢以後，就接着講情書一束，情書一束也可在講堂上講的麼？這也使我有點赧然。然而京津相隔三百里，思想竟有如此差池，豈非一樣可笑的事麼？

貴母校陳請的禁令，同拙著在世上的生命，究竟孰短孰長，老天總會知道的罷。本來拙著也非什麼了不得的書，要同現代詩人的大著一般，非「五十年以後」纔朽不可的。你知道，我是一個笨人，並非什麼「文學家」。所以鄭公振鐸，把拙著列入小說月報文壇消息內，我看了就毛骨悚然，早料要弄出禍事。天生沒有文骨的人，亂寫的東西，如何可放在冠冕堂皇的「文壇」上面呢？怪不得文豪們要背後嘆氣，憤憤不平了。然

而，我還想寫下去的。只要有印者，有讀者，將來自自然還有東西出版。桐城的蜜棗真好吃呵！我吃完蜜棗以後，還要寫文章，誰管得了呢？「禁令」將來自自然會更嚴罷，然而，不出版也沒有什麼要緊，寫出來也就夠滿了。在這個年頭兒。

天冷了，久不出廟，不知街上女人們，又作如何美麗裝束。記得什麼經上有這樣一件故事。一個小和尚久居山上，跟着老和尚念佛，隔絕世人多年了。一日，小和尚跟着老和尚下山到城裏去玩，看見一個女人，小和尚是從來沒有看見女人過的，於是驚異地問：「這是什麼呵？師父。」老和尚急了。怕小和尚要爲女子所惑，便說：「了不得！這是老虎，要吃人的。」後來師徒二人回山了。老和尚問小和尚道：「今天你在城裏看見的，什麼最可愛？」小和尚想了一刻，瞪着眼說：「我覺得那要吃人的老虎最可愛！」可見女性的「色」惑是難斷的。這故事不記在於何經，因爲近來很窮，幾部經書都賣去沽酒喝。總之，並非小的編造欺人的罷，佛祖在

上，實鑒此心。我不知道近來東西洋的「性教育」(Sex Education)如何講法，因為肚子只記得一點經書，所以就寫了出來，以博老朋友在萊因河畔的一笑。貴母校當局懂得的道理自然更多了，但不知那些「小和尚」們將來怎樣。

匆匆寫來，不覺很長，肚子餓了，想嚼蜜棗去，懶得再寫。願你一路平安，

衣萍手啓十月四日磚塔寺邊

曾國藩到底是什麼？

作人先生：

民國之不振，許多「遺」居無教則近，「老」而不死是爲「的東西是應負一部分責任的。何也？因他們在舊社會上都佔有一種名位，令一般「遺少」有所矜式故也。不料「貴老師」近來行動，雖無「遺老」之名，而有「遺老」之實。若論他「老夫子」在清代學術上的成績，總應得佔有一席的，不過他「老夫子」的政治主

張(?)的荒謬程度，居然與他的年齡俱進。看到最近的「語絲」，才間接知道他「把「剃平髮逆」的「曾文正奉作「人倫模範」」，我又有點疑心先生冤枉好人，固然在民國前他固不直那位「漢奸」的爲人，即截至民國十三年七月底止，亦未必肯以「曾文正」爲「人倫模範」，我且舉出他「老夫子」登在華國二期二冊的一篇文章來：

華嚴庵記

華嚴庵記者，北枕莫愁湖，明太傅中山武寧王之別館也。入門而升，則有賭棋樓，堂上懸中山像，袁冕南向坐，貌綽如也。後室則莫愁像，莫愁像北向。迤西有室，清會國藩部曲爲其帥設也，國藩像亦北向，憔悴深顰，若引懸於天。中山輔明祖匡中夏攘斥胡元，廣南都之德於燕，其南向宜矣。國藩跳梁江湖之間，東破洪氏，選南都士民無少長皆殺之，以是爲胡清畢力，北面設像亦相應。此其義會氏部曲蓋諱之，然竟以當其位，是非之心，猝然不能弁於中，蓋若有鬼神相之者矣，且非

徒其部曲然也，國藩誠自以為得意者，是何其色之慘，若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也？以義律之，國藩像宜徹。願以國藩與中山比，功罪之著甚明，今其像且與莫愁比肩，不以為辱。夫以北面相虜者，位於中山之側，得與婢妾齒，猶過也，斯所以毋激歎。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章炳麟記。

接着還有一篇書後，說明會國藩何以是個漢奸，結段云：『國藩死，遺奏猶及教案，自云疚神明，慚清議，然則乞援戈登之事，乃負疚之甚者也。夫其憔悴深顰，若無所逃於天地間者，所謂誠之不可弇邪？』當時他老夫子用了一種『春秋義法』，把該國藩形容得十分盡致，豈可墨猶未乾而嘴已自打乎？或者他『老夫子』在上海，受『獅子報』的一般『獅羣』包圍罷！猶其是『會甚麼人』。據說曾某在大夏大學國文班上，大講其『先大父』文正公家書，有人起立而質問，他便派這位反對他的人是『蚩尤之徒』呢。又據人說：『瘋子』近來發出的許多『瘋電報』，內中間有『不享』之處，那

裏是他『老夫子』的親筆呢？不過與人互相利用，別人借他的鼎鼎瘋名，他『老夫子』又借此可以大嚼而特嚼罷了。

末了，我對於先生有個『忠告』，『伏祈採擇』。以一個毫不相干的長沙『渾蛋』，且可攀援他作『吾兄』，先生又何獨不保留這位『紙老虎』招牌的『吾師』呢！你看『吾師太炎』四字，是如何的博雅而雋永呀！作文時不妨『大書』在第一句上，最低限度的效用，可以嚇退一般後生小子之詆先生之『國學不通』者。可是先生對於『師叔』之毫不客氣，又未免令人有『古道淪亡』之慨也夫！

陳芹，七，七，於東大。

正誤 九九期三〇六頁下欄第六行『所以原文『朋友』不作“amie”而作“amies”』應改作『所以原文『朋友』不作“amies”而作“amis”』。又第九行的“amies”亦應改爲“amis”。